





编码错误

应为卷25~26

此實是
卷之十五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第六冊



卷之十五

講議

子曰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曰富與貴是人

一章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

高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菁者莪

四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祭如在祭

一章

卷之十六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至安民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

以畜其德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說命惟學遜志

德脩罔覺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一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良冶之子

車在馬前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一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用希

子曰後生可畏

一章

有孺子歌曰滄浪

自取之也

此寶是
卷之十六

惻隱之心仁也

智也

刻源戴先生文集卷之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議

子曰先進於禮樂

一章

當孔子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
髣髴若老聃長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
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折華飾過盛則
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嘆風俗之日移自
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奉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
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為

十六終

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
今去夫子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
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否耶官府市問所不得問
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
者幾何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
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声居其地則必為
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
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
衣冠顏黠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脩飾日
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
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
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祇近世玉山尚
書風声未遠表元窮鄉退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以
來講開之初散以先進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以得
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
往有之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
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
夫子發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

既不失其傾寫之權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
反覆咏嘆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容主襟懷春
融玉盞淵停雪止無形骸無渣滓以聖人德化及人
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已
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凌駕則拘韻而牽
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
汚穢風教莫此為甚今欲與諸公稍、釐正指俗趨
去華務實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
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
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俳體新聲一切不用庶幾

近於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親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
無勇為非孝債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
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
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
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
詳攷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
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
社稷而不右殤例正一時事以聖人隨材因事成就

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 一章

天地之間動萬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為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之為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仁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仁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

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削迹伐木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可以不富貴我學為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可以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必耻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耻貧賤

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手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不能失其本心之仁不愧於人之所以為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居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子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研師友學問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於事物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內外交學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

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方用非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楊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楊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鹵莽群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寔退而察其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閨門是行不足攷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渴為飢渴必不敢當也與交遊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為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

則高明

至誠者真實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

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
有徵驗何為徵驗我為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
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弟矣而兄或不我友
以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於為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於為恭
而持久無間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又推而於鄉
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
質於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為博
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以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
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
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寔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

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
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為齋否乎凡一思一
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尚惧不能無間斷
不能持久况又不能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
已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
先生十八歲學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
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為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
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推案歎嗔不
食晚歲涵養成就至於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
言善行可以為至誠無息之助諸君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王
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為善者既衆矣而又有以使之
知勸為惡者既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耻傳稱堯舜
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
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
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絕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
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聞見
濡染大抵俱為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以此之
謂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

賢試以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歌立不跛此
近於有德人也謙冲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
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為何如若見之則必敬
之重之心然之退而之其子則欲其子弟効之其有
麤率躁競愴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
此人則必賤之惡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
子弟似之如此朝咻暮誘年遷月革見一不善自然
如覩恠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
樹惟恐不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
美何患風化之不成刑不清而盜不弭耶此聖人周
流轍環之餘揀時扶世之心尚有見於此也講學不
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為賢夫既為賢則自然與流俗
異但秉彝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
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為謙則處已接
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為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
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
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

之如公孫弘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
飯布被而不為耻可為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
萬物著於史冊以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
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
用以遠悔吝以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
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
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手苟使執柔行諂召侮
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善處富
貴而能謙者莫如舜禹周公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
取人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
其功業燁然至於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
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
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按謙卦艮以
一陽為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
卦則為尊下於上卦則為卑自當以艮取義艮之象
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既不失其時
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為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茂草之生於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所有謂尊卑父子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

儀則散慢猥猥而不足以為樂矣次章言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侮之行生逢其時而遭逢教養若此心烏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于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亨所得者愈深古人粟帛泉布外兼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以諸生自喻其遂心慰意之美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暢也四

章言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為言嘆美壓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之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挹、而困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托以治之使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則為狗已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以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不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

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教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以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教小過之說也先儒有言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縣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以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而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為問以其貞知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之法也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為學者未能治已而治人為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已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套而濶畧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於風俗之巧拙風俗之巧拙驗於器

物之員濫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也
之嘆是也觚以角為之或用之於飲或用之於書大
抵取有稜角不杼杌為便今者觚名雖存觚制不古
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嘆惻不置此豈為一
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
居處飲食衣裘翰墨交際動作之間備名而責其實
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偷安日前苟且減裂不暇思及
耳偶一思之有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道習
藝之區今所學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
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
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棄耒
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為乎
衣本以蔽体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
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華嚴短厚與
寬博逢掖混然襍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
興人以科斗大篆為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為古是
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体作人以國風雅頌為
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為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
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々豈得皆與古
合而吾持已處物憧憧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

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繁杼几杖之銘耳玳瑁琉璃之音而相警為聖賢哉故夫子之嘆非嘆於一觚殆憂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於觚然也嘆拜下嘆麻冕嘆先後進禮樂嘆借馬闕文不啻拳焉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尚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攷而謹脩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人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為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

乎其為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以論本止為中人以下茲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高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嘆何邪嗚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止人既富方穀之為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蓋先富之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雖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拾畝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

持有所不賤而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嘆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水天樂內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為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貨殖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舍人如此而貴如此而賤如此而貧如此而富如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為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任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改之未嘗以貨殖為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則中理子貢雖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為小節皆未嘗深致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為心聖人何以新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

學其体也在於心傳而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母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幾百年賴孟子明之孟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為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貞脩實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辨析既精記錄亦煩字義無所窒於心胸談柄無所滯於口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諭者三尺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抵有不暇計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至以哉區區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發明以稱荅父兄子弟之意切願閑暇之時有惑相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取賔難傳曰毋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脩身之所俟與巖墻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綢之不徒獲之又從而贖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脩辭存誠致知格物無庸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祭如在祭

一章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神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胸中而祭可言矣以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以易言也祭神謂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以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卹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息好義則已耳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亦未有泊乎爭鬪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極助有教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禮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罄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聞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胸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

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通誓戒有儼謹為諸君誦所
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議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一章

善者天理之摠名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
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
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
不在於善者人已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
紬繹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善是取人之善以去己
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

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已相契
雖有人已之分而同於為善比子路相去甚遠以聖
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為
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
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人為善也舜禹
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
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氣象龐然暴可掬從遊雖
久而鼓琴言志侍側之頃威儀應對每見譏斥後來
出仕黨季氏為衛輒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止理不知
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信勇但有所聞
知其不善隨即羞誨不敢復作故能日克月厲薰摩
浸灌陶寫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為百世之師
也今人隨群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沉一般容悅故
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奢之權隆勢
盛則人方憚之真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
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事不過如是
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以
誤已復以誤人悠々兀々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
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以
起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
本戒人常：敬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
時顏面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是也安定
辭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
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
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
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緼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
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
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為

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諢失節未害於
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
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
終也率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
謹兮不為言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
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諢可為者耶春秋之時
一執玉惰一受脤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
祿位之脩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
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
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拘束禁制之物

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以不知礼者之
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咏而習復焉心常、不
敢放縱容貌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謹
重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為
生徒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
家庭而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
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
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彰、不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
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
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
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
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
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
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
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已而發其
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

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歟識前言往行則念、有著龜事、有執軌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長者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與鳥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屬利已九二言輿脫輻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牯六五言豮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為无災尤有吉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多而至

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所以聯絡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

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
孤單也一曰牧鄭民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
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
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
心也二曰長鄭民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
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威權控
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賤養非
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
皆是也故曰賢四曰儒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
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

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卿相所吐
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
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
無族則離情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
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
相賑恤七曰吏民群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
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信之則
不至於無挾助九曰教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
惟有教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民
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非周公之書非周

公誰能為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項
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
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
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
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惟母汎汎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躬厥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
莫不有道惟我能自積之於身則道為吾道天之與

人莫不有德惟我能自脩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
以能積之脩之則在於學當傳說異端諸子之學未
興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
想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學惟說學于古訓要
是自有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宮簡牘之中老師宿
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當時尚可致問而今茫然遠
矣如傳說其言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
虚心可以大受若先傲然以已見實之它有增益由
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
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脩者滔々而

來而愈信愈懷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上一節也
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
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休用內外各得其半雖
已能如此惟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脩之德
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
兩厥字三于字以其立言之精聖教之切誠可為學
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
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臯陶下
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
豈足以知此而况於後世生於異端諸子文辭利祿
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哉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一章

子路之為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
多過而不害為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為季
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蠢率可謂駟
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
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
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
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為學子羔之
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

其從遊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
之為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耶又
况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
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
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
何必讀書幾何不以民人社稷為戲乎夫子既斥其
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為戒而流俗之
弊至今友以為口舌得百里之地為古諸侯見儒如
仇見書如毒藥恠物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
誤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
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
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
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不及與夫合於
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既是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
堯舜之禪受於理當禪受堯舜不容不禪受禹之傳
子於理當傳子禹不容不傳子以至湯武之應天順
人伊尹周公之訓太甲教成王仲尼之轍環天下由
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

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為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
胡廣為中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
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為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止
當何哉其所為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
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諱而嘆之故發
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嗟夫中庸者夫子子
思諄以教天下後世而為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
不為亦可傷哉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
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
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
不學必積矣良冶之子當學為冶良弓之子當學
為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日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何也以言為冶之家習見其為
冶之事錮補穿鑿者有似於為裘故不用之於冶而
用於裘為弓之家習見其為弓之事調柔撓熨者有
似於為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於箕此亦天性自然
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
也豈惟藝人之學於為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

仁者始於孝悌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為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孝弟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不能妄動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不能妄為雖不得智去智不遠矣學信而不能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仁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取禮而不能不妄動性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為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治之子不特不為治而併不能為裘良弓之子不特不為弓而併不能為箕也為治為弓也者性也為裘為箕也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不妄為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人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為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於自污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真可惜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一車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為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既不為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事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為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蒞政能使其人不為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淳厚幾至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既不易為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興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為朴陋之甚其為政者蕭何起

自刀筆曹參周勃輩皆百戰行伍而一團員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員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為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弘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內亦紛々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為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儒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

浹洽安得無效祇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耻於為惡大槩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疑之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為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為惡怨斯興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為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為惡好惡斯不足孚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止望之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已太

嚴責而人已甚夫人乃以為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為惡明日能改過為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計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蒂荆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舊怨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百諸侯怨宜為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為是亦不以二子為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千萬世無怨

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極美德色則悅之一
睚眦反唇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蓋少動心哉

子曰後生可畏

一章

為先生長者之法主于教人遜讓安有以後生為可
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哉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
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則雖單
夫寡人而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
不免為小人愚不肖為君子為聖賢者人常畏而敬
之為小人為不肖者人常賤而鄙之此必然之理也
今有一等同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

年位相似也而能脩筋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身
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為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
者也其有沉酗佻達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敬
衆必共相指目以為疢癘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
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為
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陷于罰善有可
舉為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為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
命惡有可陷於罰而不及陷于罰君子謂之倖而人
之為人不可不自擇也為先王長者之法不可不勸
其為善而阻其為惡當夫子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

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傳以接引。將就之故。悵然不知所歸。夫子阻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為政。此嘆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十云者。人能自小少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必必有一善以聞于人。非謂四十五十而始攷之也。吾黨之年是四十五十為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教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

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孟子以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為當時禍福而發。其實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為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其體之有清濁。故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焉。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為師範。國家必取之。以為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入焉。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為惡子。官府必擯之。以為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

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奈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槩論也季氏世為大夫而孔子懷羈旅之憂臧倉王驪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嘆故君子得福以為常而小人得福以為不幸小人得禍以為幸而君子得禍以為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強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環以安分脩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不在我者靜而聽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

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為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為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為前輩多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孝出有大偽曰絕仁棄義民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垢不經其
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
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為我之
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然以為失今則不改復
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辨率之天下後世因孟
子而遂知仁義者辨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追咎老
聃深非告子群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
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窮居無事固未識讓千乘
之國且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
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嘗使人負決
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父子兄弟否是四事者惻隱
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
與也盍亦返自思之

此葉
作書
估偽
造

戴剡源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雜著
祭文

卷之二

書
戲
疏
傳
劄子
說
諭

卷之三

記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序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序
 卷十五 講義
 卷十六 講義

戴剡源先生文集總目



終

考是書乃殘本晉人移補以充今世者
 卷之六卷十四以原第其題卷一二以實為卷
 二十三十四也卷十五以若實為卷二十三十四也其攬
 改迹野林更別鈔目錄題再教以掩之然其

卷之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序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序
 卷十五 講義
 卷十六 講義

戴剡源先生文集總目



終

考是書乃殘本晉人移補以充今世者

卷之六卷十四以原第其題卷一二以宣為卷
 二十三卷十四也卷十五以宣為卷二十三也其控
 改以迹野本更別鈔目錄題再教以掩之能大

字迹固迥然不同之校所氏刻則於有尾處卷
十四送王舟從序補一行二十五請義中亦補一行此
外以正六數而言雖珍帳要自可珍一書出以未後
之證是日身也

藏園主人沈持氏志

己丑三月
初四日

